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禮文上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理黃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楊完何洵直滌諤克檢討官先是手詔講求郊廟奉祀禮文記舛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禮官數員及許辟除官屬討論歷代公草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已未提點南郊事務向宗儒乞自東墻門內布黃道至堂燎位下禮院詳定闕報入式從之閏正月甲申詔編修明堂式所併歸提點南郊事務所二月庚戌詳定禮文所言有事於南郊薦饗景靈宮朝饗太廟大率

皆踵唐禮至於壇壝神位大駕輿輦伏銜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若槩以先王之禮固已不同必兼用歷代之制則其間情文訛舛甚衆蓋有規模苟略而因循已久重於更制者有事出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謹先具一二奏陳恭俟訓勅以爲體式詔詳定合更事以聞 七月癸酉詳定禮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大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滌三月所以致其嚴潔誠通於神明也今既無三滌繫養之法每於祭前三月市於民而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飭所屬官司省視妻太常寺主簿一員閱察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所言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樞星門朱雀門南

薰門皆勦箭照寧中因叅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勦箭而勦  
箭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動  
天行無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  
不見於開寶禮咸平中初載於儀注蓋當時禮官之失伏  
請自今車駕出門罷勦箭從之 二月癸丑詔自今親祠  
太廟焚冊於南神門外其郊祀圓邱乾爵奠而不酌內壝  
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別植笋楮一網青繩三重以爲  
限域 九月戊子詳定禮文所言伏請親祠圓邱惟天子  
升中陛及從升之臣依舊外其司徒祝文當升東陛若有  
司攝事則太尉亞終獻亦由東陛升降庶得禮意從之又  
言伏請自今行禮亞獻終獻公卿祝文並由西陛以應古

義景靈宮亞獻終獻及司徒司空升降東階亦乞改正詔  
詳定所再參詳又言臣等備考禮經無臣子升降階階作  
階天子踐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贊衛臣僚從君升  
降者既從於君自當由階從之 又言乞據禮改正春祠  
夏禘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壘六秋嘗冬蒸用  
牛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壘尊二壘六六禘從鄭衆說用虎  
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壘六為十八尊禘享如禘但  
減山尊二為十六尊以本周禮從之 己丑言祀天之有  
醴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是皆歡神之始非  
謂於祭之未燔燒之餘也欲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種瘞血  
之禮至薦奠禮畢即依舊於壇次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

之禮備矣又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胙則於禮為非伏請自今親祠惟皇帝飲福受胙以專受祉於神然後賜胙自下以示均福之義其賜胙及有司攝行事進胙於天子自如常儀從之 十一月乙酉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大帶天子諸侯大夫士朱飾單合皆不同今羣官助祭服一以緋白羅為之無等降之別又言中單亦殊不應禮並乞據禮改正詔送禮院 二年七月戊寅樞密直學士錢藻言五帝壇宮隘狹敵愾望祭殿宇不嚴執事之人寢與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無吉蠲之室以待薦羞疲老之兵負祭器於道路尤為褻慢下禮官院請增五帝齋宮殿四房立紗子禁人非時升降別建

神厨饌庫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齋宮餘數藏太常以備  
他祀並從之詳定禮文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  
卜日不出神主莫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薦非也呂氏月  
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即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  
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仲秋以犬  
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禮加以五十餘  
品景祐中禮官以謂漢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  
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視詩禮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  
稍加刪定孟春薦韭以卵以葍仲春薦冰季春薦芻羞以  
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雞嘗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  
以芟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

季秋嘗菽羞以免以栗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麇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鮓實為闕典伏請季春薦鮓以應經義餘乞依韋彤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座俟寢廟成薦新於寢庶合典禮從之詔王鮓闕以魴鯉代 八月戊午太常寺言奉詔祠祭以法酒庫內酒坊酒實諸尊壘以代五齊三酒今法酒庫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內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給諸軍吏工役人以奉天地宗廟社稷恐非致恭盡物之義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從之 三年五月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者詳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國之中王者嚴父配天於此而月吉以聽朔焉故孝經曰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禮記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蓋為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謂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  
各有左右今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記匠人云夏氏  
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赤九階四旁  
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毀人重屋堂修七尋  
堂崇三赤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廟也重屋  
路寢也夏舉宗廟商舉路寢周舉明堂互言之明周制也  
自漢武帝始作明堂出於說說以茅蓋之水闡宮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違經背古其後議者紛紜  
至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蓋已不勝其誕

矣本朝親祠明堂寓於大慶殿大慶路寢也然非明堂其  
有司攝事亦寓郊邱其五室十二堂九階緣後世不即以  
聽政及修廣之度謂宜量時增損取適於世 又言祀帝  
於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享明堂  
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  
故事禮院參詳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犢一羊一豕一五帝  
五人帝用犢五羊豕各五皆未應禮臣等看詳禮以角菹  
粟謂之犢角握角赤謂之牛犢者誠慈是以小為貴故凡  
犢則特薦之所謂祭天特又曰用犢者貴誠非可與羊豕  
相參也若牛與羊豕各一則謂之太牢宗廟賓客俱用太  
牢是也今來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請各

用牛一羊一家一

禮文兩事皆無月日又未知從違更須考詳

六月庚子詳定禮文所言案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謂之大圭其實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禮考之則長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則長赤二寸乞朝廷按王之有無制之從之又言皇帝親祠至壘洗奠玉幣飲福皆云楮鎮圭此既非笏不當楮之伏請改為奠鎮圭其盥手飲福謂宜使人接圭又言天子奉祀執鎮圭者其贊也楮大圭者其笏也禮見於所尊奠執而不授伏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楮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為贊執大圭為笏所有儀注皇帝楮鎮圭蓋必襲之誤

乞從改正詔候製到大圭日施行 甲辰詳定禮文所言  
今儀注凡享大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俎不應  
古義伏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俎一豕膚  
俎一所有牛羊腸胃其數各三其長皆及俎俎離肺各一  
小而長午割之不絕中央少許剝肺各三與腸胃共為一  
俎其載之次序以離肺在上端剝肺次之腸胃在下端豕  
膚為一俎橫載令其皮草相順從之 又言伏請自今郊  
廟薦腥解其牲兩髀兩肩兩腸并脊為七體左右髀俱用  
其載於俎則以兩髀在端兩肩次之兩脇次之脊居中皆  
進未至薦熟洗肉於湯止用右髀解不升其十一體在俎  
之序則肩也臂也膈也正脊也脰脊也橫脊也代脇也長

胷也短胷也膊也膈也依此設之肩膈在上端膊膈在下  
端脊在中央仍各以半爲脰俎半爲熟俎腸胃膚俎亦然  
從之 七月甲戌詳定禮文所言鹵簿所用二十八宿五  
星攝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說繪爲人形於禮無據伏請  
改製著其象以則天文從之 又言郊特牲曰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說者曰百姓王之親  
今誓百官於尚書省誓宗室於中書於禮無據伏請戒百  
官於廟堂戒宗室於太廟從之 又言祭祀時刻今參酌  
秋夏即用丑時一刻春冬即用丑時七刻行事至明皆十  
五刻庶合舊禮不至迫遽從之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者  
詳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令乘詔車次開封牧乘革

車皁旗次太常卿乘皁車鳳旗次司徒乘皁車瑞馬旗次  
御史大夫乘皁車獬象旗次兵部尚書乘皁車虎旗以臣  
等考之皆為非是謹案周禮巾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夏  
纁大夫乘墨車司常職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儀禮覲禮  
曰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則縣令五品秩比大夫當乘墨車  
而建物牧比諸侯當乘墨車而建旂太常卿古春官卿當  
乘夏纁而建旃司徒今三公當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  
三品秩比卿兵部尚書古夏官卿皆當乘夏篆而建旃伏  
請公卿已下奉引先開封今奉引乘墨車建物次開封故  
奉引乘墨車建旂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纁建旃次司徒奉  
引乘夏篆建旃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纁建旃次兵部尚

書奉引乘夏綬建旃所以參備周禮九旗之制貼黃稱禮  
經不著三公所乘車所建旗又偏駕不入王門諸侯朝乘  
墨車今約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從之仍令疾  
速講求車旂旒物制度以聞 八月辛卯詳定禮文所  
言明堂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伏  
請改用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禮神  
之制陳玉各放其方之色從之 甲午詳定禮文所言乞  
親祠景靈宮太廟伏請設御洗於阼階東南當東雷皇帝  
立於洗南北嚮監侍臣奉槃者東面於庭南奉匱者西面  
於槃東執巾者亦西面於匱北諸祀祭并有司攝事並準  
此從之 甲辰詳定禮文所言今禮皇帝歆福乃古之受

馭而儀注則以內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進皆無所本伏  
請改命太祝從之 又伏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  
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燔  
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庶合禮從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與張璠等申中書請將來祀英宗皇  
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禮官趙君錫等亦別  
具狀請唯以配上帝君錫等以謂上帝者一帝而已準中  
書批下二款奉聖旨依趙君錫等議施行 九月癸亥詳  
定所言國朝衣服今乘輿服袞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綬四章在裳則與虞書  
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書之文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

章在衣繡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詔送禮院 四年  
四月戊寅詳定禮文所伏請凡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  
從之 六月己巳詳定禮文所言臣等者詳君體至尊也  
故燕禮君不為主而以宰夫為主示羣臣莫與君亢也天  
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為主而以日為主示百神莫敢與  
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掃地而祭於其  
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  
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  
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為主非  
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  
以百神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孝恭盡於事祖故凡奉神

之物雖無所用而不敢忽伏請凡奉神之幣皆埋之西階  
東冉則藏諸有司之匱從之 又言恭以本朝太廟諸室  
帝后一體故禮有鋪筵設同凡之文祭則同牢同饌同祝  
以明天地訢合之美近例凡告及祈報惟出帝王而不出  
后主殆與同凡之文異矣今來看詳應奏告祈報除同牲  
牢祭饌即合出后主外其餘更不出從之 九月甲辰中  
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熙寧八年禘祫併在一年奉旨  
送詳定禮文所再參詳臣等謹按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祝  
追享朝享小吏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書叙昭穆  
之祖蓋然則朝享及昭穆皆祫之謂也魯文公二年有事  
於太廟躋僖公而公羊穀梁傳俱以爲祫是祫之義存於

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說則禘有而無禘禘之名見於禮記若止據夏商而言則曰禘禘蒸嘗若通據三代而言則曰禘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其行禮相距之年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爲二說則曰前二後三謂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禘爲月有餘二年而禘爲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禘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禘按春秋書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皆因事而書其不書者可以逆推知僖宣當於二

年喪畢而禘三年禘六年禘八年乃禘爾由此言之鄭氏  
依做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然自唐開元六年以後禘  
禘各自數年不相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  
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後驟為三祭并誤為甚本朝慶厯  
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近歲又以二祭年數各不相  
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禘此有司之失也伏請自今十八  
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禘庶幾舉禮不頻事神不瀆及據禮  
院檢會禮傳宗廟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  
熙寧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禘享元豐元年十月行禘  
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當行禘享謹按公羊春秋  
傳曰五年而再歲祭注謂三年禘五年禘蓋漢魏故事唐

貞觀以後並用此禮開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數禮官既  
覺其非乃用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  
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說此  
最為得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  
後始不通計年數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所謂一歲再  
序也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  
祫享即是比年頻祫復踵前失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  
而一祭當是五年冬祫詔依見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  
時祭從之 壬子詳定禮文所言古者下宗廟欲乞親祠  
大輅入太廟西門近廟南門即降輅步入廟少東升輦就  
大次仍自今羣臣奉祠並於西楹星門外下馬從之 又

言謹按禮曰冬日至作樂於地上之圓邱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又曰有以下為貴者至恭不壇掃地而祭則古者祀天奏樂於圓邱升煙於泰壇並以降神設饌在地所以祭之故崔靈恩云燔柴升煙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時皆於地上故馬昭高堂隆等親近鄭義以對王肅皆云祭大不在於壇後世作壇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禮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壇以為圓邱奏樂其上而於邱南設饌於地以行正祭庶合禮經有以下為貴者且明尚質之義臣等雖稽古制謂宜如此然郊邱大事乞以聖意裁之不從十月戊午詳定禮文所言天道遠而難致尊而難親以其遠

而難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難親也故常以人事親之易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人道親之也禮曰郊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禮薦熟之外不設血殊為闕禮伏請南郊先薦血於座前或以栗次薦腥次薦熟并北郊準此仍先薦以致神從之又言者詳祠祀嘗烝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多文詞為祠而王弼以禴為祭之薄何休謂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以嘗為大嘗周禮以烝為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口享禮料無祠初嘗烝之別伏請春加韭卯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續絜之節薦於神座其邊豆于常數

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從之 又言  
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於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  
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以房心尾箕七位  
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  
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  
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房心  
尾箕同祀尤爲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  
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  
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  
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  
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

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己未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  
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  
以生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祭天以天從故  
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  
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  
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  
之神故許亨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  
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  
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  
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又言謹按周禮鼓人職曰以雷鼓  
鼗神祀以靈鼓鼗社祭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血

祭祭社稷五祀社常對天神而不言地祇者社者神地之  
道言社則地道可知故其神屬于地道者祀皆爲陰祀然  
而陰祀必以血爲歆神始者血者陰幽之物陰祀而用陰  
幽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是以類求神之意  
也今祭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經禮伏請社稷以埋血  
爲始從之 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牖下所以答陰  
也今社壇內不設北牖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  
非是伏請大社壇內設北牖以備親祠南向答陰之位其  
有司攝事謂宜立北牖下少西從之 又言謹按周禮少  
宰之職凡祭祀贊王裸粢之事小宗伯之職凡祭祀以時  
將瓚祝蓋孝子之求神有於陰而求者以其形魄歸於地

故於陰而求之凡裸是也禮記曰周人尚臭蓋先濯而後作樂求諸形魄之謂也今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謂宜先濯而後作樂從之 又言宗廟之有裸也滿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蓋先王所以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為不經按章彤五禮精議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修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氣自然示天至恭合質陽之義北郊請用口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且崇事郊廟明堂罷服牲幣一用古典至於上香乃襲修之議如曰上香以裸也燭蕭之北則今既上香而又裸燭求之古

義已重複况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

禮文無日月從違當考今附先灌後作樂下

又言古者郊廟助祭之臣皆親疏異等貴賤異位主客異儀華夏異制然後禮容不亂而君道益尊故儀禮特牲饋食禮有門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禮者在西貴者在北賤者在南尊者在前茅者在後主人在東衆賓在西而明堂位四裔之位皆在門外諸侯之位皆在門內皆不可得而易也國朝之制天子親祠南郊亞終獻及百官統于至尊之後而公卿與分獻執事之臣獨在內壝東門之外又太廟明堂公卿在東宗室在西皆無親疏尊卑之別伏請親祠南郊設助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設分獻

之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  
西向北上太廟設亞終獻位於階東設宗室位於其後皆  
西向北上設助祭公卿位於階西文武百官於其後皆東  
向北上設蕃客位於門外隨其方圓貼黃稱檢會開元開  
寶禮及本朝儀注親祀圓邱明堂即無宗室立班位詔禮  
院新定朝會圖及行禮地步悉定聞奏 因又言聖王之  
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  
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功德所致雖丹漆竹箭之微  
必具以明具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  
物無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其治  
功之美致於祖宗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皆不本之先王

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之於太廟良爲闕略欲乞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爲後從之 又言國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謂坐而論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請親祠命吏部尚書一員掌誓戒刑部尚書一員禮之詔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即用右僕射 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監二員分獻自後又命它官攝司天監行事日官既非習禮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禮殆非禮意伏請應以司天監分獻者並改差禮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嚴外朝及郊廟諸詔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經庶皇極佐天子統大政八軍國

之務與中書令參總焉自唐以來謂真宰相非復秦之丞相史漢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請奏中嚴外辨以禮部侍郎奏解嚴以禮部郎中並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罷從祀羣神以明事天不二 又按禮雩壇當國南今寓圓邱非是乞改築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行則嚴羽衛處則厚宮闈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壇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於江左則有瓦殿木朝訟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

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  
詔送禮院俟修尚書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聖旨實錄不載今持著之元符齋宮侈甚  
或由此始

又言謹按儀禮曰嗣舉奠又禮記曰登飲獻受爵則以上  
嗣尊神之道則知古者生嗣本為宗廟神明擁佑故當顯  
相人主虔恰禮事以報神靈之貺然後舉奠而飲以明上  
受祖宗錫羨無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統之緒臣等歷選前  
世奉祠宗廟雖有皇嗣侍祠之儀而未有舉奠之禮欲乞  
將來親祠太廟既禋之後太祝以尊爵奠鉅南俟皇帝正  
祭受椒託命皇嗣舉奠以明上受祖宗錫羨無疆之休下

示尊崇正統之緒從之 又言古者墜祭今無之誠爲闕  
典伏請增脩儀注仍藉以白茅從之又言祭祀之禮神有  
尊卑故禮有隆殺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稱而已天  
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  
接之則貴遠人之物故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爛次薦  
熟以人道接之則貴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薦爛次薦  
熟至於羣小祀則又其卑者故薦熟而已禮記曰禮之近  
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  
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至敬不貴饗味而貴氣臭是也近  
世社稷五祀不薦熟皆未應禮伏請社稷五祀先薦爛次  
薦熟四方百物宮中七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薦熟從

之 又言祭祀之有樂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庶幾求神而得之也周禮大司樂凡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祖妣皆分樂而風師雨師所以發生萬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福福功亦大矣豈可無樂以降格神靈說者曰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者是其樂師之職曰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說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師之職曰小祭祀不與舞說者曰宮中七祠則無舞小師職曰凡小祭祀鼓鞀所謂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也既已奏鐘鼓鞀則是有樂明矣伏請特詔有司祠司命風師雨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爲降神之節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禮文下禮部考議附見

元豐四年十月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禘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煙以報陽也煙陽之氣也陽祀而用陽之氣以求之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亦各從其類也近古惟親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寔爲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並請以柏爲柴升煙以爲歆神始又言熙寧祀儀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

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禋用犢與羊豕各一春秋  
祈報社稷用羊豕各二謹按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  
牲鄭氏云小祭祀王元冕以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  
唐韋彤五禮精義天寶二載詔減用犢之數配帝無犢大  
歷六年詔方邱減用少牢開寶通禮曰聖朝除祀天地之  
外大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竊以感生帝神州地祇歷  
代崇奉為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雖是有司攝事  
謂宜俱用犢而去羊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乙鳥至之曰  
以太牢祠於高禋說曰求子口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  
今祠禋用犢而羊豕各一謂宜改犢為角握牛王制曰天  
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生

非穀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爲天下報功後漢  
置社稷太牢今長侍祠牲用羊豕唐禮社用太牢大庠中  
減用少牢正元五年包信奏請社稷依正禮用太牢今自  
太社太稷下至郡縣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應禮夫爲  
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爲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  
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謂宜於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  
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北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  
祀儀北日於東郊北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北  
風師於國城東北北雨師於國城南北司中司命於國城  
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四類也  
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北風師於西郊

祠以立春後丑祀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祀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北則從其星位仍以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雨師雷師則為一壇同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則為四壇同壇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藏冰啟冰之日熙寧祀儀蓋冬選吉日祭司寒宜寢罷其季冬藏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羊穀用秬黍仲春開冰但用羔而已開冰將以御至尊當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緣非禮之物不當設於神座當以孔穎達所說出冰之時置此方矢於凌室之戶從之又言本朝郊廟祭器陳設既已無法至臨祭之旦實籩豆盥盞者皆賤有司紛然雜

亂非復禮制其三牲之俎獨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徹其  
簋蓋蓬豆之荐皆不廢大宗伯而又不徹伏請祭前一日  
司尊彝以監察祭器官充帥其屬以法陳祭器於堂東陳  
設之法具別圖上 儀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祭之旦光  
祿卿率其屬取蓬豆簋蓋實之既實反其位及薦腥之初  
禮部尚書率其屬薦蓬豆簋蓋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  
尚書薦三牲之腥俎又薦熟俎禮畢禮部尚書徹蓬豆戶  
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徹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以  
出 又言國朝郊廟明堂禮以郊社令設玉幣太祝取玉  
幣以授門下侍郎進皇帝門下侍郎取爵進皇帝更爵皆  
未合禮伏請郊廟明堂吏部尚書一員奉爵以次從皇帝

至神坐前左僕射闕即右僕射以玉幣進皇帝奠於地及酌尚書左丞闕即右丞以爵授僕射進爵皇帝酌獻訖侍郎受幣受爵以贊飲福及焚外宗廟仍尚書設玉几又言國朝親祠太廟門下侍郎取瓚於篚進皇帝侍中的老進贊皇帝裸地置瓚皆未合禮伏請親祠太廟命禮部尚書一員奉瓚臨老禮部侍郎奉盤以次進皇帝酌老裸地訖侍郎受瓚并盤退 又言國朝南郊太廟儀注雖有太常卿宗正省牲之文實未嘗行至於明堂又無省牲之官惟太祝巡牲而已其省瓚則以光祿卿而又未嘗視腥熟伏請祭前一日禮部尚書禮部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省瓚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

之 丁卯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荀子禮論曰饗尚元尊而用醴酒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故古者祭祀并薦上古中古及當世之食所以貴本而親用禮運曰元酒以祭薦其血腥其俎爨其肴鄭氏謂此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俎豆銅羹鄭氏謂此薦今世之食也自西漢以來園寢上食而唐天寶五年始詔享太廟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因與三代豆簋並薦雖亦貴本親用之意然而韋彤裴堪等議以為宴私之饌可薦寢宮而不可請於太廟臣等考之享太廟宜自古制其牙盤上食請罷從之 又言季春已饗先蠶氏李林甫法月令以先蠶

爲天駟謹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炊一也當是始蠶之人  
故開元禮享爲瘞壇於壇之壬地禮義口曰今禮饗先蠶  
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今饗先蠶其壇在東郊熙  
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公襲唐月令以先蠶爲天駟誤也  
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伏請就北郊爲壇以饗始  
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  
事從之 又言古者冕弁則用絃冠則用纓今衣服令乘  
輿服大裘冕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衮冕朱絲組帶爲纓冕  
而用纓不與禮合請用朱組絃仍改平冕爲元冕用纓不  
赤而微黑者爲之又別圖上載制從之 辛未詳定禮文  
所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

古禮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曰遠廟為祫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又曰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而左傳亦曰閏曰不告朔猶朝於廟此所謂月祭也至於儀禮月半奠大夫以上則有之此所謂非古禮也然而五廟皆月祭而二祫止享嘗者何也曰仁之行有親疎禮之施有隆殺其義然也其止享而不與乎烝則又加殺矣自秦漢以來始建陵寢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禮唐天寶末因而舉行於太廟非禮甚矣本朝緣唐故未暇釐正伏請翼祖宣祖時享止於祫嘗信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享外仍行朔祭廟各一獻牲用特牛若不親祠則以太常卿攝

事牲用羊禮正義曰按羊人云嘗積共其羊牲熊氏云謂  
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則王者之祭  
無不用牛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又具  
月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請罷之詔祀祭候廟制成日  
取旨八廟並月祭用牲餘依奏 又言謹按禮記祭法曰  
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  
戶曰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  
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  
腎又傳曰春祀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  
之俎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元冕注  
謂羣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特牲曰一獻燕注謂若

宮中羣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此所祀之版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自周禮廢漢興始祭族人炊於宮中而謂之鼃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謂之厲唐祭七祀於太廟今布席於庭西門之內以至近世禘祫而徧祭之其四時分祭又隨時享以廟卿行禮而版七旒冕分太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臣等量今之宜參用古義伏請立春祭戶於廟堂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鼃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乾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脾及雉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司命及國行於廟門外之北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

攝事以太廟合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奠其親祠及臘  
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甲戌詳定禮文所言臣等謹按  
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  
帝而郊饗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儀禮曰都邑之士則  
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朝享說者以爲禘祫也  
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故謂  
之朝享詩周頌雖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大禘也周無四時  
之禘則雖序以爲禘太祖也商有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

祖之所自出爲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廟追崇遠祖之祭  
唯王者得行之主者至尊享及七世推親而及祖推祖而  
以及始祖四時各於其廟而祭之於是有祠祫嘗烝焉既  
有祠祫嘗烝矣而毀廟之主不及猶以爲未也緣生有合  
族緦食之恩乃於始祖之廟合毀廟親廟之主而祭之於  
是有祫焉既祫矣而遠祖不及猶以爲未也又推而上審  
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義  
之盡也然而不爲禘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湯高湯高湯世系出自黃  
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湯氏配商祖契出自禘帝嘗則商  
人禘嘗以契配周祖文王文王亦出自嘗故周人禘嘗以

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自漢魏以來世系不明傳襲莫紀皆以□□□晉南北幅裂百宗蕩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譜錄都廢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謾無足考則後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而行焉漢自太上皇以前無聞故高帝而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親自處士君而上亦無聞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處士以下五世而已晉自征西將軍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而魏不禘漢相國曹參司馬氏出於程伯休父而晉不禘司馬印宋出於楚元王交齊

出於漢相國蕭何陳出於漢太邨長陳實隋出於漢太尉  
楊震皆不禘以爲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語諫不明故也唐  
之黎幹言禘非祭天作十詰十難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  
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以還千餘歲其  
禮遂闕恭惟藝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漢唐故事祭四親廟  
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禘與禘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雖禘禘  
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爲訛舛莫甚焉臣等輒推太先  
王立禘之意以爲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  
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謂當闕之必也推見祖宗  
所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裁擇從之 又言親祠係注皇帝

至盥洗侍中跪取匱沃水又侍中跪盥承水皇帝播圭盥  
手門下侍郎跪取巾於匱以進按周禮小臣上士四人大  
祭祀沃盥御僕下士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鄭氏注  
云相盥謂奉盥授巾也今侍中門下侍郎皆執政官使之  
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請親祠以御藥院內臣一員沃盥一  
員授巾從之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冬祀昊天與黑帝請  
皆服大裘被以衾其餘非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  
衾從之 十一月己丑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  
旆象輅建大赤草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  
奏也 又言臣等看詳周禮巾車天子五輅曰玉輅曰金  
輅曰象輅曰草輅曰木輅皆載旂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

載戟常崇於及四赤首于常有四尺崇於戟戟牙皆插車  
騎謂之兵車至戰國之間左爲上故增插四戟謂之闔戟  
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自薄前驅有鳳凰闔戟猶未  
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榮戟於車之右輻以蔽繡  
之衣益爲亂禮後周司輅左建旂右建闔方六尺而被之  
以黻惟天子之輅建馬滋爲謬誤伏請五輅除去闔戟以  
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已具  
奏聞訖 又言者詳法駕之行所與共輿者以承清問古  
者天子居左僕居中央參乘居右僕必授綏以備驚奔則  
許之至也周官有大僕春僕道僕所以御車而衆子曰吾  
執御矣至禮參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

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伏請親祠乘輅除舊已有太僕外仍增近臣一員參乘止車右又言謹按周禮巾車之職一曰玉輅建太常有二旂以祀又云馭玉輅以祀及犯軼逆驅之此祀則乘玉輅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周禮齊僕馭金輅齊右充金輅之右此齊則乘金輅也齊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禮之明證也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於禮非是伏請致齋文德殿翌日進金輅至太廟齋宿翌日行禮畢進玉輅赴南郊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討

論三年閏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編類 癸酉詳定禮文  
所言太廟每室設豆蓬十二蓋承唐顯慶舊制情文不稱  
乞從典禮蓬豆各用二十有六詔候廟制成日取旨

禮文第十一卷豆蓬俎蓋鼎銅之實并禮科改更事件  
有十二項此但第一項爾亦無月日及取旨等詔不知  
實錄何據當考

十一月己卯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小宗伯禱祀隸儀為位  
後漢隸司徒府不於祠所所以違慢戒肅本朝親祠南郊  
習儀於壇所明堂於大慶殿皆近於壇伏請南郊習儀於  
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為恭從之 六年正月  
癸未詳定禮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報萬物之成功然歲

之豐荒有異四方之順成不等則報功之禮亦不得一故  
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  
獨在南郊爲一壇伏腊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  
神前期司農闡有不順成之方口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  
之後從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廟用樂二十蕤若遇  
雨雪則覆以幕臨祭恐不能應辨自今如望祭即設於殿  
庭 監察御史王相言祭祀牢禮之具皆掌於光祿而寺  
官未嘗臨蒞失事神之敬伏請大祠皆輪光祿卿少卿朔  
祭及中祠輪丞主簿監視並從之 甲戌太常博士何洵  
直言熙寧祀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  
某九宮貴神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

爲比伏請依熙寧祀儀爲大祀其祝版即依會昌故事開  
寶通禮書御名不稱臣又兩師先農皆中祠馬祖先牧馬  
社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實神九位異壇別祝尊爲大祠  
共用二少牢於腥熟之俎骨體不備比之小祠有所弗及  
謂宜用九少牢庶有情文相副從之 三月辛巳禮部奏  
有司攝事祀昊天伏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之舞亞終獻曰  
神娛錫羨之舞初獻曰孝熙昭德之舞亞終獻曰禮祐儲  
詳之舞從之 庚子詔加上仁宗英宗尊諡至十六字於  
大禮前擇日行之 詳定禮文所言儀禮曰夫婦一體故  
齊禮則同牢而食合盃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明夫婦  
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惟周以姜嫄爲稷神而帝嘗不一廟

又不可下入于祿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門  
宮周禮謂之先妣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後姜媯以  
爲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始微終顯皆媯也前娶後  
繼皆媯也後世乃以始微後顯乃祭之別廟不得伸同几  
之義則非禮之意夫婦天地之大義一體而胖合故聖王  
重媯所以重宗廟非始微終顯前娶後繼所當異也恭惟  
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  
而孝宣皇后則太祖之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  
中宮而不許其配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若以爲未嘗正  
位中宮則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爲繼則孝明皇后配  
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夫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

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詔恭依 五月乙卯禮部言經有  
大裘而無其製近世所為惟梁隋唐為可者請緣隋制以  
黑羔皮為裘黑繒為領袖及裏緣袂可運肘長可蔽膝謹  
按皇侃說祭服之下袍繭袍繭之下中衣朝褐衣之下有  
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則今之親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  
其袂之廣狹衣之長短皆當如裘伏乞改制從之 甲申  
禮部狀太常寺修定郊禮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  
北郊方邱及上公攝事儀詔依親祠北郊儀畫如南郊其  
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備官其俎豆樂懸圭幣之數  
史官奉祝冊如親祠 閏六月乙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竊  
見修定升祔儀注內有四后更不造再臣愚以為朝廷苟

欲姑狗禮官之議今不用再則乞稽參典故凡行禮之節務致隆極使較然異於常享庶幾上副陛下致嚴宗廟之意詔下太常寺詳議太常寺言欲比景靈宮安奉神御禮例違重臣行事比親祠太廟用竹冊宗室遠郡刺史進冊史官請冊差親王使相以下為三獻配享功臣七祝仍乞陪祠宗室係正任以上並立班其告遣神御每位用細仗二百人詔升祔四后用綠殿告遣差宗室行禮并西極星門外亦用儀物稱事陳列從之 七月丁未詔以十月丙午有事於南郊 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太祖太宗真宗廟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各以配繼先後為次 庚申禮部

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壇制方卽三成級高四尺本部常看  
詳以爲壇制既爲方卽難設八陛欲乞別選擇澤中之卽  
以爲方壇高六尺設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卽壇制度皆  
不經見周禮以黃琮禮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  
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說不肯變本部再詳周禮祭地以方  
卽且在澤中乃是經據漢制設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蓋  
壇之四旁各設一陛則四陛與方壇於禮爲宜又其崇六  
尺去地未遠且有親地之意乞送別司再定詔壇高一丈  
二尺設四陛餘依所請 八月庚子詔南郊式有皇帝稱  
臣遣使所遣官不稱臣自今依舊稱臣舊儀皇帝稱臣遣  
官亦稱臣熙寧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爲被遣官亦稱臣

不應禮改之至是復舊 十月甲申先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實尊壘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醞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醴甕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醴豈其所謂泛齊邪接取撥醴其下齊汁與滓相埒今謂之醴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醴芽置甕其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醴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醞色變微亦豈其所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醴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醞造者蓋寧酒也今論歲成

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醞酒者皆冬  
醞夏成蓋清酒也此皆謂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  
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饗以齊養人以  
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沈酌以經  
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變齊沈齊  
則以清酒和之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且  
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其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  
斷以今之所造酒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  
郊廟供奉上祀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  
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 乙酉南郊禮儀使  
言將來南郊行禮當差行事官詔更不用式差攝止以見

任兩省御史并六曹侍郎侍制以上仍不限員數今後準此其儀仗內六引開封牧令闕差知府知縣太常卿闕差侍郎其僚佐即以條差官 辛卯禮部言親祠儀注南郊則先奏樂六變升煙以降神然後皇帝升壇奠鎮圭玉帶以禮神太廟則皇帝先詣遙室奠鎮圭裸於地奠帶訖退復位然後作樂九變以降神伏緣祭祀必先求神而後禮神今儀注奠圭帶二事俱在未作樂之前且裸求諸陰樂求諸陽二者主於求神移裸作樂之前可也圭帶則降神之後禮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禮焉不近經意乞止依舊儀先奏樂然後詣遙室裸奠圭帶或必欲先裸以合周人先求諸陰之意也即乞晨裸之時先指大圭裸也復位

作樂饋食畢再措大圭執鎮圭奠於繅藉次奠幣庶禮神  
並在降神之後又於儀注別無所增從之 十一月丙午  
祭昊天上帝於圓邱始罷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禮部  
言親祠儀注享太廟祀圓邱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伏緣  
車駕自大慶殿赴景靈宮太廟翌日赴南郊並服通天冠  
絳紗袍且祀以進爲文宜有隆而無殺前一日既盛服以  
赴祠所及行事之旦所謂三日齋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  
靴至大次未協禮意謹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謂小宗伯告時告備也說禮者以爲通天冠猶古之  
皮弁則通天冠者齋服也今禮部奏中嚴外禘所謂告時  
備者也伏請太廟圓邱祭日之旦自齋殿赴大次服通天

冠絳紗袍從之 乙酉禮部言親祠祝策文云謹以犧牲  
粢盛嘉齊庶物恭薦歲事宜並準曲禮備舉牲幣粢盛之  
號又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詞稱嗣天子臣某蓋用魏晉之  
制本朝儀注祝儀於上帝五帝日月皆稱臣至於五福太  
一與九宮貴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稱臣檢會九宮貴神祝  
版進書已不稱臣五福十太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  
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又請以神  
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云配食於神高禩以伏羲高  
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  
祝文伏請改云配食於神並從之 八月己丑禮部言社  
稷之祭瘞玉而無禮神之玉開元禮奠太社太稷其玉以

兩圭有邸之下有司造兩圭有邸二以爲社稷禮神之器  
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樂器

元豐三年五月戊辰詔祕書監致仕劉幾乘驛赴詳定禮  
文所議樂幾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幾  
嘗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遂變猶  
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稱儒者泥古詳於形名度  
數之間而不知輕重清濁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諧於聲則  
不能入徒紛紛也嘗遊佛寺聞鐘聲嘶而悲不利主者至  
夕主僧斃而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守臣憂之以秋  
為應至則而幾疾其洞曉如此然所學多雜鄭衛 六月

庚子王朴言近詔秘書監劉幾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范鎮  
嘗論辨雅樂乞召鎮與幾參考得失從之 壬子命知禮  
院秘書丞楊傑赴詳定禮文局同議大樂從秘書監致仕  
劉幾請也 己未秘書監致仕劉幾言祀明堂樂章字與  
樂曲聲數多少不同殊失虞書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  
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隨樂章字數審定聲音以  
一聲歌一言八音隨之又古編鐘磬其歌皆十六蓋十二  
律之外有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四清聲也今聖朝大樂舊  
鐘磬皆十六自李照議樂以來不復考擊全失古法況周  
禮鄭氏注編磬盡具十六之數李照不曉四清聲助成四  
律宣導陰陽之和今若不用即惜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具

四清聲詔禮院按試後如幾所議 八月乙巳同知禮院  
楊傑言先於去年八月上大樂十二均圖未蒙付外施行  
又言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調  
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草聲  
隆大夫之則宏艷聲葦集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  
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  
皆以人聲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伏  
請節制煩聲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書曰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蓋以蕭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  
聲蓋以磬為依也數有十六示天子之樂用八鐘磬蕭為  
衆樂之本又倍之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鼓也四者

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爲君父應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唱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耶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鑄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於衆樂中聲數最煩請鑄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無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宜向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湘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

夫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鄭衡之雜也詔送議樂劉幾等幾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樂志載傑所言七夫甚詳今但從寔錄

戊申劉幾等言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大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鐘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

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誤其聲弁器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鍾磬清聲乃可用蓋驗王朴鐘磬太高難盡用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樂志甚詳今止從實錄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今修大樂所已集工匠備爐炭恐即銷變磨鍊况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抄忽精微以修之後或陛下躬臨素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無舊器考驗詔許借王朴樂鐘為清聲母得銷毀磨鍊初劉幾揚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

校後執政至太常寺索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  
懸樂工皆不半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屬聲云  
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 九月  
乙酉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勅獎諭初召對為上言  
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  
黍以定黃鐘而幾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  
鎮謝曰此劉幾樂也臣何與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  
言開封人葉防言太常寺大樂鼓吹兩局樂舞節奏不應  
古法送前同議樂楊傑看詳傑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  
金奏不用晉鼓節於經有據又言奠蒞之制不合經禮乞

因大禮雅飾更詳考改正從之以葉防爲樂正 十二月  
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  
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鐘  
十二鑄一尺一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蕭笛壎篪  
巢笙和笙各二枚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書  
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如樂法有可行事件令尚書禮部  
太常寺參定以聞仍令尚書侍郎學士兩省御史臺館職  
秘書省官赴太常寺觀聽翌日賜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  
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存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  
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識豈  
徒鄭觀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錄秦

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  
聲知音以律生天覽詩書之來上閱翼翼之在廷君臣同  
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  
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  
作嘉嘆不忘又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  
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

定朝會儀注

元豐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龍圖閣直學士更館修撰修國  
史宋敏求權御史中丞蔡確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  
張誡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權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詳  
定正旦御殿儀注先是敏求同閣門御史臺者詳上批

以遠處官多議論難一恐曠日引久不能畢宜於御史臺  
閤門太常禮院各差一員與敏求詳定故也 二年四月  
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元會受朝執鎮圭非是伏  
請不執上壽準此 又言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  
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 又言御殿當  
設折幟仍闕大慶殿門皇帝即御座禮官等引中書門下  
親王使相押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  
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羣臣不服劍不脫屨  
並從之 五月己巳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司言正旦御殿  
合用黃麾仗按唐開元禮冬至朝會及皇太子受冊加元  
服冊命諸王大臣朝燕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

受羣臣上尊疏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  
今獨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  
定從之 七月戊寅詳定朝廟儀注所言太常樂節樂器  
并文武二舞未應典禮伏請皇帝舉第一爵登歌奏和安  
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  
笙餘樂不作第三爵間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瑞  
禾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  
上下之樂交作別定二舞制度文舞所執翟羽依轟崇義  
圖以翟羽爲之舊措疊雉尾插於髹漆之柄其狀如帚者  
廢勿用武舞當左執干右執戈舊承誤執玉戚非是又言  
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

西各設三巢一和入請將作樂時先擊鞀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又請去樂懸內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又請宮懸內設鼗以爲樂節仍并乞付有司講習參訂可否詔下太常寺以爲可行乃從之又朝會之禮本起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箏箏等器亦乞如舊詔並如舊 五年十二月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己巳詔正旦朝會日引駕殿前左右班及人員俟至殿間及即分立於殿東西挾行門立於龍墀東西勾欄內起居郎舍人左右廵使並就末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視朝拜亦準此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先是上以朝會儀物弊當改爲詔問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

始陳於殿既而儀鸞司夜半徹覆輦幕屋屋環設新玉輅  
上不憚久之乃詔儀鸞司監官銜替繫大理寺問罪并索  
太僕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豐三年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潛易官寄祿新格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封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  
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  
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給事中  
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秘書監爲中大夫光  
祿卿至少府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  
六曹郎中爲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

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  
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  
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  
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義郎大理評事  
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  
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  
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侍制以  
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  
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  
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  
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

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  
繫大物御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  
食邑及萬戶並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詔臣僚加恩並依  
舊勲已至上柱國即併加食邑實封給諫待制許加實封  
省副知雜許併加勲勲已至上柱國食邑自今當加減數  
令中書本房立法本房尋奏自來大禮加功臣階勲食邑  
實封凡五等今已罷功臣在元豐元年十一月事見政通  
及以階易官即至有勲及食邑實封凡三等勲上柱國而  
食邑依舊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戶實封自一  
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戶仍乞各於舊條官序上遞減一等  
加之如食邑合加千戶上加七百戶之類其實封亦以此

為率即食實封一百戶并初封食邑三百戶仍不減欲乞  
先行下候成書日別刑定從之 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  
依舊除授外餘並罷 十月丁卯詳定官制所言詳經僧  
官有授光祿鴻臚少卿者改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  
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詳經三藏大法師試  
少卿者改賜詳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  
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詳經三藏  
餘依舊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祿官除  
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  
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  
官制行以舊少卿監為朝議大夫諸卿監為中散大夫秘

書監爲中大夫故事兩制以上轉官至前行郎中即起轉  
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爲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  
官爲太中大夫兩制磨勘者舊不轉卿監郎於今制不當  
轉此三階又舊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爲額餘官轉至  
朝請大夫即須俟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  
是詔其大兩者侍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  
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四年  
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龍圖閣曹羣言伏覩修定官制即百  
官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  
同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任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  
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萃有因有損有益

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投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劑之簡習勅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爲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之事者使之區處自今僕射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煩簡使尚書審決某當屬尚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

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  
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有舉諸此而施諸  
彼有捨諸彼而授諸此有當警於官當布於衆者皆前事  
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  
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新出之  
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  
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  
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不待  
出令之日聞而後辨推而後通也試即吏部而言之體當  
如此其於百工庶職素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妄意竊  
以謂無易此也夫然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

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魏法制鼎新於上彝倫庶政推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詔送詳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詔三省印用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之印十一月丁亥詔今少府監鑄省臺寺監印記凡六十三 五年二月癸丑朔詔中書省面奏宣旨事別以黃紙書中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畫黃授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八熟狀得畫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錄黃樞密院準此惟以白紙錄送面得旨

者爲錄白批奏得畫者爲畫旨門下省被受錄黃畫黃錄  
白畫旨留爲底詳駁無舛繳奏得畫以黃紙書侍中侍郎  
給事三省審讀訖錄送尚書省施行三省被受勅旨及內  
降實封文書並注籍門下中書省執政官兼領尚書省先  
赴本省視事退赴尚書省申明及條法並送尚書省議定  
上中書省半年一進頒下應速者先行應功賞並送所屬  
無定法者送司勳樞密院軍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樞  
密院各置具員中書省非本省事舍人不書吏部儀注過  
門下省並侍中侍郎引驗訖奏候降送尚書省若老疾不  
任事及於法有違者退送改注仍於奉鈔內貼事因進入  
六曹諸司官非議事不詣都省及過別曹應立法事本曹

議定開刑部覆定干酌賞者送司勳如無異議還送本曹  
赴部省議體大者集議議定上中書省樞密院事上本院  
吏部差注官團甲中都省上門下省有違法者送吏部以  
事因帖奏諸稱奏者有法式上門下省無法式上中書省  
有別條者依本法違防禁軍事並上樞密院應分六曹寺  
監者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舊紀書釐正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職事新紀書頒三  
省六曹條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  
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百官見執政三  
省給事中舍人侍郎以上省寺監長官及待制橫行以上

詣府餘官並詣三省樞密院聚廳處 甲戌詔中書五月  
朔行官制

舊紀係之癸酉新紀於五月一日乃盡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中參知政事  
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大夫守  
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為中大夫守尚書左  
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局  
事頗肆橫脅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  
與安禮俱蒙大用翰林學士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  
臣遷朝奉大夫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通直郎館閣  
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

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應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  
授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諱榮之

新舊紀既書王安禮等執政已乃書省臺寺監以次除

授

詔自今更不除館職凡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  
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三省上擬定百官番宿制門下省給事中左諫議大夫  
左司諫左正言起居郎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  
正言起居舍人尚書省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給事月中  
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尚書侍郎以上並免宿尚書部省及  
六曹一員遞宿省寺監長二五日點一宿餘官番直詳

定官制所言唐制內外職事有品者給告身其州鎮辟置僚佐止給使謀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其無品及一時差違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結黃牒樞密院降宣今若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職卑而事微恐不勝盡給也今擬陪官職事官選人凡八品者皆給告身其無品者若被物除授則給中書黃牒吏部奏授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差則仍舊降宣於事簡便從之 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正官日不帶行

賜服佩魚當考

五月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手詔朝廷

議更官制本欲嚴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  
司修講逾年迄今頒行尚失條理若口口分撥事類仍前  
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  
究心其詳定官制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  
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今以此意著為式令蓋上  
嘗論蕪絳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體  
統如一今先自京師始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  
行矣 乙酉給事中舒亶言舊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到  
封駁司限當日抄錄開報御史臺諫院新制撥封駁司歸  
門下省為封駁房如今依舊開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何  
官司為名恐內省無開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開報 己丑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單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  
給事中獨許書畫黃而不得書草舒夏疑之因以為訪上  
曰違令行令職令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  
言九事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上下曰不可一寺一  
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  
曹隨事統屬著為令 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  
小大諸事及創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  
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未知留滯處  
所可速根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速發可也  
於是三者言尚書省六曹如吏部尚書左右選舊係審官  
東西院流內銓三班院戶部左右曹係三司司農寺舊申

中書省今合申都省其應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並如舊  
內外諸司皆準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  
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逆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  
比舊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遂止

此據蔡惇官制舊典附中稟留滯下

詔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八內內侍省於三省用申伏尚  
書六曹用牒不隸御史臺六察如有違慢許言事御史彈  
奏其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乙未詔三省樞密院自今應  
入進文字自來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 又詔直  
翰林醫官院至祇候依舊更不改換其見帶太僕丞至化  
外主簿並罷仍今後更不除授今詳定官制所立法以聞

先是官制所定到改醫官院為翰林院惟使副尚樂奉御  
依舊外直院而下隸太醫局今復如故 己亥詔翰林學  
士兩省官見執政官議事並繫鞋六曹尚書以下見執政  
官並靴笏 六月乙卯詔自今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  
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  
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  
省體均中書省按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  
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  
制所雖做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  
中書門下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  
言遂合體統也

已上據墨本已下據朱本

初上欲倣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確力贊之官制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復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盡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爲然已而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同議上許之三省并建改事事日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皆以黃牒付外衆以爲當然王安禮初

不與官制事乃為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持所經  
歷異耳今也別而為三則本末不相見是何異秦齊二王  
教物雜行安所適從臣以謂事無巨細宜於中書奉於  
門下至尚書行之則盡善矣詔從之蔡確既為右僕射且  
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官移中書當加上字  
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禮宜均  
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  
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材術卓異有絕  
人者抑亦序次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又曰固  
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如  
此

前事並據田盡行狀附此更須考詳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  
中書省又詔門下中書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劉行下  
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 詳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物  
授奏授告身式從之翌日詔官告及奏鈔體式令官制所  
取房元齡官告看詳改定以聞 詔翰林醫官院改為翰  
林醫官局使副已下如舊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  
職 又詔六曹申尚書省送中書及過門下省文字皆隨  
事立日限即尚書省事應取旨者皆日具件數錄目尾結  
已已詔尚書侍郎兼事郎中員外郎者次隨上殿不得  
獨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獨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選奏事

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隨秘書殿中者官  
寺監長官視尚書二丞以下視侍郎六曹於都省稟事亦  
準此侍郎以下仍日過尚書廳議事乙亥給事中陸佃言  
三者樞密院文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處成重複上批  
可勘會差紊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先是故以詔旨皆  
付銀臺司封駁官制既行猶循舊至是始罷之 下且通  
直郎監察御史臺稷爲著作佐郎先是稷言聞吳安持除  
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請囑檢正官劉奉世庇相州  
失入馮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今官制初行章惇以門  
口爲門下侍郎王安禮以樞德守尚書右丞以至六行尚  
書列曹侍郎諸司郎官寺監丞主簿其間或以不實黜降

或以職私坐廢朝廷不應輕法守略清議致謫籍之徒首  
與寔選萬世肇新之官府為罪人之淵藪如李士京韓鎮  
之嬖人韓宗文維之孱子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鍾峻王  
安禮之佞人為將作少監減罷知禮院葉祖洽司農寺軍  
器都水監主簿頓起等至今未有差違縱材識卑凡豈不  
優於宗文之徒與夫鍾峻之頗嬖側媚有間矣去取如此  
名實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職事官所犯罪欲望令  
中書省條具事稍重者先放罷故有是命 詳定官制所  
言御輦院乞依舊隸太僕寺其輿輦及應供奉事隸殿中  
省牛羊司隸光祿寺其養牛乳牛兵匠八牛羊司從之惟  
御輦院不隸省寺 七月壬午尚書奏自五月一日奉行

官制推原注意每事講求緣其端本增立支節纖悉備具  
即施用者明奉行以采於今踰月凡績降指揮申明條制  
雖未周詳謹備大略竊慮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繕寫為  
二冊乞賜覆覈 丁亥詔譯經潤文使同譯經潤文並罷  
自今令吏部尚書領之廢譯經使司印 八月癸丑詔三  
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若言  
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  
內侍省無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十月甲子詳  
定官制所言準尚書省劄子官制所定雜事奏鈔奏有司  
事舊令式並尚書省左右僕射與左右丞簽書蓋以朝廷  
以法在所司案法閱奏稟候朝命而人主於有司之成務

付之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衆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職則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官於理爲當其房元齡等告身四道內三卷初授制投不書尚書都省官內一卷奏鈔並著尚書都省官而不書名按初授制投則尚書省有不書者唐告體制不一至於奏授則尚書省具奏鈔上未有不具尚書都省官者然於告身有不書名者蓋告身翻錄奏鈔其鈔已付吏部翻錄爲告故或不書今奏鈔已書名即告身止令代從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初令安燾等同詳定 己未詔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李清臣

通議大夫守侍郎蘓頌奉議郎試中書舍人蔡卞通直郎  
試起居郎蔡京各遷一官樞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團練  
使張誡一領秀州防禦使故起居郎畢仲衍賜絹百匹檢  
討詳定官一年以上減一年磨勘三年以下減二年離局  
第減一年並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  
國子監公試所策問諸司之務寺監有所不究寺監之職  
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責者殆未  
足以盡小大相維上下相制之道焉宜制而用之者法未  
足與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與明敷欲度今之宜循古之  
舊而盡由其長則事之衆多且將有迂滯之患也諸生以  
為如之何則可策題乃起居郎蔡京撰詔京具所問事理

當如何救正其所取諸生如何者為上等京言朝廷之有百職百職之有佐屬猶心之運臂臂之使指蓋臂之作止不期運也而應之於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聽之於臂何則其血脉各相倚屬而通達洞貫故也今設官分職有相隸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責有相臨之勢而未有相糾之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則小吏猶豫而不敢行大史依違而不肯事至而莫主決則必有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責則長貳佐屬同利共憂若手足相營也事之不舉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因察事矣臣曰不然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治之者有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

詳御史非其長也而以察爲官旁而治之者也則其法當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則其爲法當考其成然則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庶乎其可也故策之於諸生而諸生皆未能有至當之論其上等者多以經義爲主至於對問之言或取其文詞而已

未本以爲施行削去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